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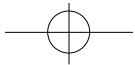
退休校長盧光輝走遍赤貧山區，

助兒童上學去

# 山狗

# 助學記

馬丁思撰



bling  
ry  
hool  
  
re  
  
in  
ver  
  
oney



貴州這所學校破爛不堪，像這類危校，盧光輝矢志要一一重建。

讀者文摘 | 二 三年十一月

# 香

港一個慈善晚會上，約一百名來賓坐在明亮的宴會廳內。服務員送上主菜之後，司儀邀請盧光輝上台。盧光輝圓臉，鬍子灰白，對麥克

風說：「各位來賓……」

他手持講稿，低頭講述了中國邊遠山區學校的困境，結束時才抬起頭說：「謝謝各位慷慨捐款支持我們。」

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重建危校工作組主席盧光輝六十三歲，退休前是小學校長，為人謙遜，言辭間對自己的貢獻並不居功。其實，他推動的助學計畫在中國大陸重建了二百四十三間學校，幫助數以萬計赤貧孩子回學校讀書。

他常常親自到中國最邊遠地區，尋找需要幫助的孩子，回香港後向親友以至企業報告當地情況，展示照片，遊說他們慷慨捐贈。直至最近，助學計畫已累計籌得人民幣三千六百四十萬元。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蘇成溢說：「盧光輝充滿愛心和同情心。」

慈善晚會上，盧光輝沒有描述親眼看見的破舊學校，以及衣衫襤褸的孩子。他們上不了學，

看不見明天，他常常為此傷心落淚。他也沒有提及自己花了多少時間去幫助他們，也沒有說起自己把大部分的積蓄都奉獻出來了。

要知道盧光輝如何扶貧助學，那得從一九九三年一次旅程說起。

當年，盧光輝是香港一家小學的校長，為了籌辦少年棒球比賽，前往中國西北部的蘭州市，會見一支擬邀請的球隊。蘭州四面環山，土地貧瘠，激起了他的好奇心，想去看看山地人的生活狀況。他問當地官員能否去參觀一些山區學校。

官員同意了。乘車前往山村的路上，盧光輝見到塵土飛揚的土地上沒有莊稼，奇怪當地人靠什麼為生。在村，他看見許多孩子穿得破破爛爛在屋外玩耍。他問其中一個：「你為什麼不去上學？」

孩子理所當然的回答：「一家窮，沒錢供我上學。」

中國的生育政策提倡每家只生一個孩子，在多兒女的家庭，只有最大的孩子才可免費上學，其他孩子就得自費。在山村，農民生孩子多，幫助幹農活，很多孩子因而無法讀書。

想到孩子不能讀書，盧光輝的眼淚就忍不住流下來。從那時起，他決心要改變現狀，盡力籌款來幫助孩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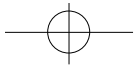
盧光輝在香港出生，父親是會計，辛勤工作養大了他、兩個弟弟和四個妹妹。他是長子，深感有責任幫忙照顧家庭，因此十二歲便輟學在家做飯。

他離開學校約半年之後，有一天，在家附近的樓梯上無所事事坐。以前一位老師剛巧經過，問他為什麼不去上學，還對他說：「明天來學校吧，你很快就能趕得上。」

盧光輝果然很快就成了優異生，中學五年的課程四年就念完，之後入讀柏立基教育學院；畢業後先後在一家小學和一家中學任教，其後獲任命為黃大仙一家小學的校長。

一九九五年，盧光輝得到蘇成溢支持，創立了「黃土高原計畫」（一九九九年改名為「重建危校工作組」，服務範圍不再止於黃土高原，而廣及大陸西南及西北部），幫助窮困失學的孩子重返學校。起初，由於欠缺人手，事無大小都由他一人承擔。每逢學校假期，他就單槍匹馬前赴中國大陸扶貧助學，有時還會自掏腰包幫赤貧家庭解困。





「山狗」助學記

全部校舍都用來上課，下大雨時，就要停課。盧光輝從來沒見過這麼破爛的校舍，矢志要籌集二十萬人民幣再建新校舍。盧光輝從來是說到做到，也從來不說沒有希望。

巡視另一所學校時，盧光輝在操場上溜達，一個少數民族小女孩跟在他身後。他問：「她有多大？」有人說她十歲，家窮，不能上學。盧光輝很震驚，問校長：「你能幫我寫一份上不了學孩子的名單嗎？」他要把名單帶回香港，交給「重返校園計畫」的負責人。如果資金足夠，他希望這些孩子都可以上學。

山區學校這麼多，盧光輝不可能認識每個孩子，但有兩個女孩，是他親自去幫助的。

五年前他休假時，廣西省龍勝縣一家餐館老闆向他講述了一家人的故事：母親死了，父親種田，無力供養兩個女兒上學。沒有別人幫助，姊妹倆就要停學。

盧光輝見了姊妹，十五歲的潘艷莎，她當時垂頭喪氣。盧光輝柔聲說：「我知道你家的情況，想繼續讀書嗎？」

潘艷莎答：「想。」

盧光輝說：「如果你努力讀書，我會供你上學，也供你妹妹上學。」

之後，盧光輝回過幾次龍勝，見到這兩個女孩學業都很好。

盧光輝說，自己希望讓更多更多孩子有機會讀書。「我常常想起少年時期的自己，和那位拉我一把的老師。那是我的人生轉捩點。這些孩子呢？他們能像我一樣有機會改變命運嗎？我們能給他們機會嗎？」

盧光輝現正擴展計畫，使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資助的孩子，讀完小學後如果成績優秀，能繼續升讀中學。為籌集更多錢，他將於今年聖誕節舉行「聖誕禮『襪』送山區計畫」，向香港小學生派發紙襪。小學生可以把捐款裝在紙襪，用以幫助山區孩子。

盧光輝說：「我的心可能已經留在山區了。」

讀者對本刊任何文章若有感想或其他意見，請郵寄、電郵或傳真給本刊（地址見第七頁），我們會撮要刊登。來信請附真實姓名、聯絡方法，並註明「讀者回響」。

二 一年，盧光輝退休，把五十萬港元退休金捐予重建危校工作組。僅二 二年一年，他就走訪中國大陸超過十次；二 三年，雖然非典型肺炎爆發，他原來的計畫受阻，但直至八月，他也去過大陸四次，還準備年底前再去兩次。

他每次行程大約九天，深入邊遠山區，路途極其難走，坐在車上顛簸得像骨頭也散了，使他精疲力盡。他覺得自己像條到處走的狗，於是自起外號「山狗」；現在，別人也這樣稱呼他了。

二 二年十一月，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，盧光輝與三位「愛德基金會」（一個獨立的中國基督教慈善組織）的職員，一同前往中國西南部貴州省赫章縣。他們的車停在一個村莊前；這個村用重建危校工作組募捐得來的錢，興建了一所學校。當地幹部帶領盧光輝來到學校，孩子蜂擁來到他身邊。

盧光輝彎身與一個小男孩握手，這孩子窘得哭起來；但後來他簡簡單單致辭時做了個鬼臉，卻使在場孩子也都開懷大笑。巡視過教室後，盧光輝點了點頭，對學校的情況很滿意。



盧光輝指，一面掛在陽台，向他致謝的紅旗說：「以後可別要這樣，事情得靠大家才能幹得好。」重建危校工作組共有組員十一人，其中大部分負責在香港宣傳與募捐，只有盧光輝與另外一兩人會前往中國大陸巡視學校。

第二天一早，盧光輝又到另一個村探訪。村前有一隊人迎接，有人向他引見了當地官員，然後一起走上小山頂，巡視三座校舍。其中一座兩層高，上層已經倒下，部分房頂也塌了，另外兩座是單層的，牆壁部分也倒了，剩下沒有玻璃的窗洞。盧光輝見了很難過。

他問：「哪些校舍還在用？」校長告訴他，